

jiu yi gui li shui zai ku

旧衣柜里谁在哭

新
惊魂六计
第3辑(1)

国内一线悬疑作家集结，让你血液倒流的诡异故事

佚名等/著 《悬疑志》编辑部/主编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jiu yi gui li shui zai ku

旧衣柜里谁在哭

新
惊魂六计
第3辑 ①

国内一线悬疑作家集结，让你血液倒流的诡异故事

佚名等/著 《悬疑志》编辑部/主编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惊魂六计. 第3辑/佚名等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1.1

ISBN 978-7-5399-4216-2

I. ①新… II. ①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57052号

新惊魂六计第3辑·旧衣柜里谁在哭

作 者: 佚 名

责任编辑: 刘 霁

选题策划: 博集天卷

特约编辑: 童丽慧

封面设计: 付 莉

版式设计: 风 筝

出版发行: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[http: //www.jswenyi.com](http://www.jswenyi.com)

集团网址: 凤凰出版传媒网 [http: //www.ppm.cn](http://www.ppm.cn)

印 刷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500千字

印 张: 25.5

版 次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399-4216-2

定 价: 48.00元 (全三册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部分文章, 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, 尚请谅解, 相关事宜, 请与编者联系。
(jjaliu@booky.com.cn)

新惊悚六计第3辑 |
之旧衣柜里谁在哭

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故事一 下沉 | 117 | 故事七 蜕皮 |
| 030 | 故事二 深夜，请不要
登录手机QQ | 144 | 故事八 每个人都有故事 |
| 041 | 故事三 嗅声匿迹 | 160 | 故事九 200楼 |
| 052 | 故事四 驯服 | 187 | 故事十 一、二、三，我等你 |
| 090 | 故事五 同居和眼珠 | 211 | 故事十一 死亡摄影 |
| 102 | 故事六 盐罐 | 240 | 故事十二 四人电梯 |
| | | 255 | 故事十三 人皮气球 |



其实，你有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，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和出其不意的变故，你为什么还要活着？

仔细地想一想吧，现在死去是不是会更好一些？

1

我最近经常会思考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，寻不着答案，这让我很苦恼。似乎有人拿着细小的不锈钢铁锤在敲打我的



太阳穴，它并没有选择沉默，而是像弹簧一样变得更加不安分起来。我意识到一些事情偏离了原来的轨道，哪怕开始的时候只有一点点，但最终都会渐行渐远，面目全非。

我所在的城市在这个燥热的夏天让我感到陌生和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曾经有过很多关于世界末日的谣言袭击过这里，但那些最终只是沦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不过这一次似乎真的有些人相信了。他们说太阳黑子在这个夏天会集体爆发，世界将变成一个巨大的烤箱。我并不相信这种骗人的鬼话，只是空气里不断攀升的温度似乎总想努力验证一些什么。

这几天来警察局登记家人失踪的报案者越来越多，我这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实习警察俨然成了接待员。我拿出表格让他们填写失踪者的姓名、户籍信息、样貌特征，最后一次看到对方时的精神状况。然后我会帮他们贴上一张失踪者的照片，将整个表格装到资料袋里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有时候我也会好奇地看一眼他们写的家人失踪前的征兆，总能看到一些诸如情绪低落，难过不爱说话，或者恐惧发抖之类的词语。

我想这些人的失踪跟凶杀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确切来说他们应该是离家出走了。我将这些资料整理后堆到档案室里，或许很久以后这上面会落满灰尘。那些失踪者可能自己回来了，也有可能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警察局有很多重要的案子等着去处理，这里毕竟不是专业的寻人机构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报案者将自己的亲人杀害了，他们自认为将现场处理得很漂亮，所以来这里寻求一份心安。只是他们脸上虚伪的焦急看上去更多的像是恐惧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没正式上班我已经开始讨厌在这里工作了。

中午的时候终于忙里偷闲，我打电话约夏容出来逛街。夏容是我交往了三年的女朋友，我们一直感情很好。其实说起来我并不喜欢逛街，但是我怕她觉得我最近疏远了她。我想我只是工作太忙了而已。夏容撑着一把遮阳伞姗姗来迟，她将自己在电话里的抱怨又在我面前复述了一遍。她说，你真会挑时间逛街，这样的天气会热死人的。

我有些歉意地笑了笑，脑子里闪过一些不好的预感。我总在想这个夏天太奇怪了，说不定真的会死很多人。我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夏容。我只是接过夏容的伞撑到头顶，拉着她的手。

中午的温度确实太高了，像是一块巨大的烙铁就近靠在离皮肤不远的地方，似乎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闻到毛发烤焦的味道。我抬了抬头，阳光很强烈，眼前飘浮着的灰色圆块让我的头有些发涨。身边偶尔会感觉到几丝风，只不过那风像是从吹风机里喷出来的，并不比太阳的灼烤逊色。我的皮肤不停地往外冒汗，身上穿着的短袖警察制服都快湿透了。我转过头看到夏容的脸上也在大颗大颗地出汗，原本精致的淡妆看上去有些滑稽和诡异。

我拉着她的手。我们的手心都在出汗，我感觉自己的手里像是握着一条滑溜溜的蛇。

夏容看到了路边的一家甜品店。她说想去买冰激凌吃，我摇头说我不吃。夏容神秘地笑了笑，自己跑过去买了一个拿在手里。她把冰激凌凑到我的嘴边，我偏过头去，闭上眼睛。

夏容像个玩恶作剧成功的小孩，坏笑道：“你的冰激凌恐惧症还没好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

夏容笑得更灿烂了，那笑声在我听来更像是一种讽刺。她说：“你毕业了以后要去当警察，一个警察竟然怕看到冰激凌。那些罪犯只要在手里拿着一个冰激凌，你就不敢上前了。”

我没有答话，耳朵难受极了。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看到冰激凌，或者是想到那个味道身体都会莫名地疼痛。要不是讨厌进医院，我真的应该去看看心理医生了。

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影子，它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扭曲着匍匐在地，像是一个陷阱，紧紧地跟随在身旁等待着我跳进去。

夏容津津有味地吃着她的冰激凌。她没有跟我说话，我知道她肯定是因为刚才我的不回应而生气了。为了不让事情变得更僵，我决定主动讲话示好。

“你听说最近的谣言了吗？关于世界末日的。”我问她。

“什么谣言？”夏容忍不住好奇。

“他们说太阳黑子会集体爆发，世界将会成为一个烤箱，而我们则是被烤熟的食物。”我压低了声音说道。

“那岂不是走到哪里都能闻到肉香了。”夏容笑了起来。她并不是真的生气。

“看来你不相信？”我笑道。

“鬼才相信。”

夏容拉着我走进百货大楼，这里的中央空调高速地运转着，周遭的温度一下子低了很多，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冷战。夏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你看，这里不是很凉快吗？事实上，人类的智慧是可以战胜灾难的。”我点头表示认可，因为我也不相信那些谣言。

百货大楼左侧观光电梯的门口有很多人挤成一团，争先

恐后。

夏容说：“我们走扶手电梯上去吧。”

我说：“女装在九楼呢，等两趟吧，观光电梯快一些。”

夏容摇头道：“不要。你不觉得这种电梯像是一具棺材吗？摆在殡仪馆的那一种。从外面看进来，像是瞻仰遗容。”

有些人听到了夏容的话，转过头来并不友善地看着我们俩。但是他们很快被后面的人推进了像棺材一样的电梯里。我拉着夏容的手往扶手电梯的方向走。她是一个总能为自己的决定找到理由的人。我站在夏容的后面，她的眼睛盯着脚底往上移动的黑色阶梯。那些长方体的黑色阶梯从地底下冒出来，然后钻进上一层的楼面里。夏容突然回过头来对我说：“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踩在一具小棺材上面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诧异地张大了嘴巴。

“我是说每一级阶梯都像一具小棺材，里面或许躺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呢。”夏容故意做了一个鬼脸。

我不由自主地低头看了看，脚底一阵发凉。夏容今天有些奇怪，她的话总是带着疹人的味道。这让我不得不怀疑燥热的天气让她失控了。她让我觉得死亡的气息充斥在身边的各个角落里。

好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夏装很快就引开了她对棺材的注意力。她穿梭于试衣间和镜子这条既定的线路上，而我无聊地站在一旁，对她的试装作出并不中肯的评价。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听好话的。

“上次在你家看到的那个男生是你表弟？”夏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问我道。

“嗯，我姑姑的儿子韩哲。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，



所以一直住在我们家。”

“哦，那还蛮可怜的。”夏容低声道。

“你可不知道，我爸妈对他比对我好多了。尤其是我爸爸，简直对他是有求必应。”我有些丧气地说道，“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自己是被捡来的。”

“对他好那是自然的，否则会让他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呢！”

“你真是善解人意。”我无奈地笑了笑。其实我并不反对父母对他好，可是无论是怎样的关怀，韩哲都似乎活在自卑的世界里。他就像是一个鬼魅，总是沉默地出现，沉默地离开。我一度怀疑家里怪异的气氛是因为他的到来而形成的。虽然他来到我家的时候我也很小，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。我觉得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应该是有说有笑的，但是因为韩哲的存在这一切都变得尴尬起来。因为他不说话，所以我们都不能说话。因为他不喜欢笑，所以我们也跟着哭丧着脸。吃饭的时候是这样，看电视的时候也是这样。我很难想象自己竟然在这样的家庭里生活了十几年。我想等正式参加工作了，我一定会搬出来住的。

夏容并没有觉察到我脸上的异样，但她还是说出了一句让我感到惊恐的话：“但那个韩哲看上去真的有些奇怪呢。他，像一个死人。”

2

整个下午我都魂不守舍，脑海里不断闪现韩哲沉默而怪异的画面。据母亲说他是三岁的时候来我家居住的。而我比他大两岁。那个年龄段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了记忆，所以我一

直都习惯了他住在我家里，并没有思考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夏容的提醒突然让我不安起来。

我没有回家吃晚饭，而是在一间小店里吃了碗面条。我决定去找冷颜。他是我在学校里的一个非正式社团认识的朋友。因为他对神秘文化颇有研究，所以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聊得很投机。后来因为一些乱七八糟的原因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但我知道他就住在离警察局不远的地方。

冷颜看到我的时候并没有感到惊奇，像是知道我会来找他一样。

我坐在一条板凳上，风扇正对着我吹着干热的风。冷颜没有找我说话，他很细心地蹲在茶几旁处理着一些奇怪的小家伙。我凑过头去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你没有见过吗？”冷颜皱了皱眉头，“是蚕。”

“还真没养过。这就是传说中的‘春蚕到死丝方尽’吧。”我笑了起来，仔细地观察着冷颜的举动。那些蚕是白色的，跟毛毛虫的大小差不多，只是身上没有毛而已。它们不停地抬头，一排细小的脚像是锯齿一般。冷颜提起一片被吃得只剩下经脉的桑叶来，用手将上面攀附着的几条蚕移到新的桑叶上去。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，那个竹条盘上有近千条的蚕。冷颜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将它们重新安置好。我没有打扰他的举动，这个过程用了一个多小时。

“我不知道原来你还养蚕。”看到冷颜大功告成的样子，我说道。

“也是今年才开始养的。”冷颜移过身子来坐到电风扇的下面，他已经满头大汗了，“你来找我是因为最近传得很离奇的世界末日的事情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并没有否认，而是接话道，“你相信吗？”

“看着这样的天气，不相信都难呢。”冷颜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不过我并不相信世界末日的说法。灾难也许是有的，但还不是世界末日。你听说过诺亚方舟的故事吗？”

“嗯。《圣经》里的故事，洪水泛滥的时候诺亚遵从上帝的意思用一艘船保留了物种的事情。”我复述道。

“所以我想一定会有办法度过灾难的。至少我可以。”冷颜看上去很悠闲，“你相信我们都会热死在地球上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因为我一直都认为那是个谣言。只不过我并没有对冷颜的话提出异议，因为他是个固执而神秘的人，我不想去争辩。

“你相信鬼魂吗？”我突然问他。

“为什么问这个？”冷颜有些诧异地看着我。

“因为我怀疑我的表弟已经死了很久了，或许是跟他父母一齐死的。可是他在我家生活十几年了。”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，“他太安静了，几乎找不到存在感。”

“十几年？那不可能。”冷颜分析道，“他一直在长高长大，一个鬼魂怎么可能做到？”

听了冷颜的话，我突然恍然大悟，不禁对自己荒诞的想法感到吃惊。如果他早死了，怎么还可能长成少年的模样呢。我想一定是大热天把我烤傻了。

这个话题没有再继续下去，我特地找了一些冷颜感兴趣的事情和他讨论。我喜欢看到他滔滔不绝煞有介事的样子，我觉得他能让我感到安心。

离开冷颜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。我特地站在他的竹条盘边看了会那些蚕，它们吃桑叶的时候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有点像挠痒痒的感觉。

街道上没有多少行人，大多数的人都选择在家里吹风扇

或是空调。

空气里的温度并没怎么降低，我的衣服很快又湿了。我
不由得放慢了脚步，这样的热让我有些喘不过起来。就在我
慢慢走路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，有哀伤，有
叹息，甚至还有哭泣，那些声音混杂在炎热的空气中似乎是
从地面往上升腾的。它们就待在我身边的某个地方，带着疼
痛的绝望。我努力地去分辨，却又听不太清楚。我怀疑是因
为听久了蚕吃桑叶的声音而产生的幻听。回到家的时候我发
现双手冰凉冰凉的。

第二天上班我有些无精打采，但是来警察局登记失踪的
人依然很多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外面的队伍排得长长的。一
个男人填完资料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帮他找到亲人，我
微笑着点头应允。紧接着走进来一个中年女人，她的头发随
意地绾在一起，穿着一件很过时的大红色长裙。她的神情憔
悴，脸上有点神经质的感觉。我连忙坐直了身子，生怕她做
出什么奇怪的举动。

她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，我很快递过去一张表格。“把
基本的信息都填一下吧。”她把表格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摇头
道：“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。”

我瞪大了眼睛看着她，说道：“这里是警察局，你不是
走错了？”
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放到办公桌上：“我是
来拜托你们帮我找这个人的。”

我拿起照片看了看，那是一个小孩子，两三岁的样
子。“可是你没有相关的资料，恐怕我们帮不了你。”我回
答她。

听完我的话她突然冷笑道：“我有资料你就能找到吗？”



你们都是骗子，登记了以后就什么都不会管了。”

对于她的变脸我有些手足无措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她更加得意了，脸上的笑容看上去有些疯狂。“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，否则我还会来的。”

我猜想也许她受到过什么打击精神失常了，所以我并没有打电话叫警卫进来。她也不拖泥带水，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推开排队的人群走了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继续接待其他的报案者。

整个一天我都不是很舒服，尤其是那个疯女人来过之后。我总觉得她一直站在我的背后，用诡异的眼神盯着我，露出冰冷的笑。

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了。父亲坐在桌子前没有说话，脸色并不好看。不过我已经习惯了，拿起筷子来自顾自地吃。

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母亲问我。

“嗯，挺忙的。很多人失踪，我要负责接待。”我回答道。

然后母亲没有再问什么，而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话语，整个餐厅里只能听到扒饭和咀嚼的声音。父亲突然咳了咳，盯着我。我停下了手中的筷子。

“你这些天看到韩哲了吗？我今天打电话去他工作的超市了，他已经有五天没有去上班了。”父亲的嗓音很沉。

我愣了一下。如果不是父亲的提醒，我都没有注意到韩哲没有坐在餐桌旁吃饭。这真是一个不妙的感觉。

“你说最近很多人失踪？”父亲突然焦急起来，“难道韩哲也失踪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有些不怀好意地讪笑道，“反正他总

是来无影去无踪的。我都怀疑他在很多年前就死了，跟个鬼魂似的。”

“你个浑蛋，你在说什么？”父亲猛地站了起来，握紧了拳头。他的眼神看上去很凶残，虽然已经习惯他对我的不冷不热，但这个样子还是吓了我一跳。我转过头去向母亲求救，母亲的脸色煞白，像是想起了什么可怕的景象。

“你明天去警察局也登记一份韩哲的失踪资料吧，让你的同事一起帮忙找找。”母亲怯懦地说道。

“嗯。”我应允了母亲的话。虽然我很想告诉她警察局对这种事情不会怎么上心，但我看到父亲激动的模样还是没有说出口。

“要是没有生下你就好了。”父亲重新坐了下来，冷冷地说道，“如果你找不到韩哲，就不要回来了。”

我很想反驳父亲，顶撞他，但我没有这个勇气。我感觉不到任何的父爱，他和大街上其他彪悍的中年男人并没有区别。要是没有生下你就好了——这真是一句残忍的话。但是我的心里没有任何的感觉。

那天我很早就上床休息去了。我把灯关了，拉上窗帘，屋子里漆黑一片。迷迷糊糊中我感觉自己像是躺在一片黑色的沼泽地里，不断地下沉，找不到任何的支点。很多人都站在岸边，他们冷笑着看我，不管我如何地求救都不愿意伸出自己的双手。我恐惧极了，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巾都湿了。

父亲边拍卧室门边喊道：“你给我出来，快点。”

我从床上一骨碌爬了起来。我听到母亲无力地阻止着：“先问清楚吧，你这样该吓着他了。”父亲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，拍门的声音更响了。我站在门后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将门打开了。父亲凶神恶煞地站在我的面前，他的样子像是

要把我杀了。我看到了父亲手中的照片。他把照片在我眼前晃了晃：“你兜里的照片哪来的？”

我接过照片迅速瞄了一眼，这才想起是昨天下午那个疯女人的，当时顺手把照片放到了口袋里。一定是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掏出来的。

“怎么了？一个报案者提供的照片。”我如实回答道。

“还撒谎！”父亲不由分说地给我一巴掌，他的眼睛里布满血丝，“这是韩哲小时候的照片，你怎么会有？是不是你把他杀了？”

父亲的话吓了我一大跳。我辩解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把他杀了？”我看到父亲越来越激动，似乎他的眼前并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一个小恶魔。

“你就是阎王爷派来害我的，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。”父亲转过身去往厨房里走。

母亲一看情形不对，也管不了那么多，迅速地将我推出门外。“你快走吧，否则你爸真的会杀了你的。”

3

我并不觉得母亲在危言耸听，快速向楼下跑去。大街上早已是人来人往，他们都在赶着去上班。我停下脚步长舒了一口气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今天的温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高，稍微动弹一下都有些气喘吁吁。我决定直接去警察局上班，在那里让我多少会有点安全感。

报案者填表的空隙时间里我也拿出一张表格自己填了起来。我努力地回想韩哲的种种特征，却总感觉模糊而不真实。我最后一次见到韩哲的时间真的已经记不起来了，他太